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八十七八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宋史卷三百八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六

黄洽　汪應辰　王十朋　吳芾

陳良翰　杜莘老

黄洽字德潤福州侯官人隆興元年以太學生試春官第二詔循故事闕臨軒賜第二人及第授紹興府觀察

判官秩滿就銓選不用前名例謁廟堂宰相陳俊卿白于上改宣義郎除國子博士適有旨職事官無待次改差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繼為太學國子博士樞密院編修官通判福州奉祠召為太常丞請外孝宗方厲精求治曰黄洽厚德方任以事不許當對奏三事備事莫若儲才士卒當練其心軍政必預為謀上矍然洽徐奏顧戒飭州郡毋煩擾以致寇毋輕易以玩寇寇擾而後定傷根本多矣繇秘書郎遷著作郎上諭詞臣秘

閤儲英俊為異時公卿用行黄洽詞可及之除右正言首奏諫臣非具員職在諫爭朝政有闕所當盡言上亦以為端士許其盡言無隱除侍御史會水旱頻仍因祠祭工言此事全在一念陛下夙興黙想專精在民身雖法宫心則壇壝洋洋左右理非漠然涔歲荒歉之由必有未盡契神示之心者一日特詔諸路奉行荒政不力差官按視安集洽亟奏使者一出官吏必須知畏其常平一司所職何事淮浙江東見有使以五使分五路尚

慮不周知今遣一人兼二三路不過閱圖帳戶口多寡地里遠邈安能遍歷乎若專責常平名正而職舉事分而察精又奏藝祖懲藩鎮偏重之失不欲兵民之權聚於一夫之手今使主兵官兼郡寄是合兵民權為一且屬邊徼偏重尤甚上皆嘉納洽所論列未嘗摭細故他慝以累其終身除右諫議大夫上方鋭志肆武洽因風諫言頤之大象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言語飲食猶謹節之況其他乎凡筋力喘息之間一有過差皆非所

以養其身也上曰卿言無非仁義忠孝可為萬世臣子之法朕常念之治在經筵言宰相代天理物要在為國得人人主之命相任則勿疑宰相重則朝廷尊朝廷尊則社稷安宰相掄才任職當盡公心君子進則庶職舉庶職舉則天下治上首肯再三乃曰卿如良金美玉渾厚無瑕天其以卿為朕弼耶除御史中丞奏薦舉請託必競於宰執臺諫之門若宰執臺諫不為人覓舉使士大夫咸自率厲以公道得之豈不甚善或果知其人露

章以薦亦何不可潭州奏彊盜罪不至死應配者坐加
役流有旨具議洽曰彊盜異他盜以其故為也若止髠
役三年之後圈檻一弛豨突四出善良受害可勝數耶
況役時必去防閑之具走逸給合患尤甚焉上深然之
除參知政事上曰卿每告朕用人令卿居用人之地不
可不勉上因商榷除目洽罄竭無所顧避上大喜曰五
十年無此差除除知樞密院事洽累章求去許之除資
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光宗受禪特詔言事洽奏用人

為萬世不易之論臣前以此納忠壽皇今復告于陛下

屢乞歸田尋畀提舉洞霄宮方未得請也人勸之治第

洽曰吾書生蒙拔擢至此未有以報國而先營私乎使

吾一旦罪去猶有先人敝廬可庇風雨夫復何憂慶元

二年致仕洽常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

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六年七月薨年七

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洽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兩朝推

為名臣有文集奏議八十五卷

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幼凝重異常童五歲知讀書屬對應聲語驚人多識奇字家貧無膏油每拾薪蘇以繼晷從人借書一經目不忘十歲能詩游鄉校郡博士戲之曰韓愈十三而能文今子奚若應辰答曰仲尼三十而論道惟公其然未冠首貢鄉舉試禮部居高選時趙鼎為相延之館塾奇之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人年甫十八御策以吏道民力兵勢為問應辰答以為治之要以至誠為本在人主反求而已上覽其對意其為老

成之士及唱第乃年少子引見者掖而前上甚異之鼎出班特謝舊進士第一人賜以御詩及是特書中庸篇以賜初名洋與姓字若有語病特改賜應辰上欲即除館職趙鼎言且令歷外任養成其材乃授鎮東軍簽判故事殿試第一人無待次者至是取一年半闕以歸舍人胡寅行詞曰屬者延見多士問以治道爾年未及冠而能推明帝王躬行之本無曲學阿世之態應辰少受知於喻樗既擢第知張九成賢問之於樗往從之游所

學益進初任趙鼎為帥幕府事悉諮焉歲小旱命應辰禱雨名山即應越人語之曰此相公雨鼎曰不然乃狀元雨也召為秘書省正字時秦檜力主和議王倫使還金人欲以河南地歸我應辰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金雖通和疆場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褒寵將帥以為休兵息民自此而始縱忘積年之耻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

比因循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羣議之初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羣小之間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願勿以和好之可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疏奏秦檜大不悦出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寓居常山之永年院蓬蒿滿逕一室蕭然饘粥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也益以修身講學為事自是凡

三生管崇道觀在隱約時胸中浩然之氣凛然不可屈
張九成謫郃州交游皆絶應辰時通問及其喪父言者
猶攻之而應辰不遠千里往弔人皆危之通判袁州凡
所予奪人無異詞始至或以其書生易之已乃知吏師
所不能及丞相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郡應辰為文祭之
曰惟公兩登上宰皆直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為死生
之别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吏付之火其子借
三兵以歸道出衢州章傑為守希檜意指應辰為阿附

為死黨符移訊鞫徧搜行槖求祭文不可得時胡寅遺檜書謂此事不足竟事乃寢通判静江府踰期不得代乃泝檄歸省其母繼差通判廣州時檜所深忌者趙鼎張浚鼎既死而浚獨存未快其意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獄既具檜死應辰幸而免明年召為吏部郎官遷右司母老乞外丞相苦留之曰方進用未應爾應辰曰親老矣不可緩乃出知婺州郡積欠上

供十三萬緡朝廷命憲漕究治應辰謂急則擾民乃與諸邑蠲宿逋去苛斂定期會窒滲漏悉為補發尋丁內艱去廬于墓側服闋除秘書少監遷權吏部尚書李顯忠冐具安豐軍功賞五千餘人應辰奏駁之權户部侍郎兼侍講應辰獨員當劇務節冗費常奏班直轉官三日而堂吏增給食錢萬餘緡工匠洗澤器皿僅給百餘千而堂吏食錢六百千塑顯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錢已支三萬銀絹六百匹兩他皆類此上驚其

費冗命吏部裁之金渝盟詔求足食足兵之策應辰奏曰陸贄有云將非其人兵雖多不足恃操失其柄將雖才不為用臣之所憂不在兵之不足在乎軍政之不修自講和以來將士驕惰兵不閱習敵未至則望風逃遁敵既退則謾列戰功不惟佚罰且或受賞方時無事詔令有所不行一旦有急誰能聽命以赴國家之難望發英斷賞善罰惡使人人洗心易慮以聽上命然後號令必行矣三十二年建儲以孝宗名與唐廬江王晉楚王

同詔改為曄應辰以為與唐昭宗同白左相陳康伯遂改今名集議秀王封爵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曁內禪擬於傳位日降赦應辰言唐太宗受禪於高祖明年正月始改元乃從其說又議改元重熙應辰謂契丹嘗以紀年遂改隆興一朝大典禮多應辰所定議太上尊號李燾陳康伯密議以光堯壽聖為稱及集議或謂尊號始自開元罷於元豐今不當復況太上視天下如棄敝屣豈復

顧此應辰主之尤力或又言主上奉親烏得援元豐自却為比於是議狀書者半不書者半明日應辰復與金安節等十二人各陳所見大槩謂光堯近乎神堯壽聖乃英宗誕節嘗以名寺御史周必大亦以為問應辰答以堯豈可光是語有聞之德壽者高宗因上過宫云汪應辰素不樂吾於是有詔尊號之議已嘗奏知不容但已安節等遂奉詔應辰連乞補外遂知福州未幾升敷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在鎮二年會朝廷謀蜀帥乃以

敷文閣直學士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陛辭特降詔撫諭入境以書與宣撫使吳璘令以撫諭詔申嚴號令既至免利路民餉運徙沿邊戍兵就糧内郡縱保勝義士復業存左藏所觧白契二百萬以備不虞悉奏行之有謂蜀中綱馬驛程由梁洋金房山路峻險宜浮江而下詔吳璘措置執政大將皆主其説應辰與夔帥王十朋力言其不便遂得中止二税勘合每貫取二十錢乾道詔旨嘗減三之一有欲增之者應辰與兩漕臣列奏

言勘合不以鈔計而以貫石匹兩計是陽為減而陰實增之也以成都一路計之歲入三十萬今以所增為六十萬計以四路不知幾倍雖非興利者所使而民受其賜多矣璘時駐蜀口武興精兵為天下冠既老且病應辰密奏以關陝大將係國安危所當預圖於是執政傳旨若璘不起令制司暫領其任暨璘死應辰遂攝宣撫之職蜀道晏然虞允文尋以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應辰援張浚例乞罷制司不許總所牒委官覈四川匿契

稅應辰奏其不便者四曰妨農廢業曰縱吏擾民曰違法害教曰長姦起訟比戶部已令人自首州縣收併已不少其未盡者有見行法令不宜為此煩擾上曰論極有理速罷止之蜀大旱詔問救荒之策應辰奏利閬緜梓軍馬糧料隨民力均敷官雖支糴錢民不得半價若選官就歲熟處糴之可以寛民力第無錢束手乞給度牒上曰汪應辰治蜀甚有聲且留意民事如此給度牒四百永為糴本振濟遂移書諸路漕臣急救荒且以緜

劍和羅告之而全蜀蒙惠劉珙拜同知樞密院事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臣所不及已得旨召還邛之安仁年饑挺起為盜害及旁郡即具奏且檄茶馬使招捕旬月間誅其渠魁餘悉撫定或白之虞允文曰汪帥得無掩盜事不上聞乎宣司乃密奏使人紿應辰曰邛寇事未敢奏不審制司如何應辰以奏檢報之允文內愧將行代納成都一府激賞絹估三萬三千九百八十四匹冬入覲陛對以畏天愛民為言上曰卿久

在蜀寛朕西顧憂軍政民事革弊殆盡蜀中除虛額民間當被實惠應辰奏虛額去則州縣寛尚有兩事曰預借曰對糴預借乃州縣累歳相仍對糴則以補州縣闕乏民輸米一石即就糴一石或半價或不支且多取贏陛下近捐百萬除預借之弊對糴患止數州願并除之則弊革無餘矣除吏部尚書尋兼翰林學士并侍讀論愛民六事廟堂議不合不悅者衆一日陳良祐登對上告以汪應辰言卿在蜀多誕謾良祐奏臣與應辰昨同

從班應辰請外得衢州臣惜其去同奏留之時邊奏方急臣不知應辰將為便私計也奏既上應辰以此大憾乃為是說以中臣耳上曰乃爾邪應辰在朝多革弊事中貴人皆側目德壽宫方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于上上過之高宗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上怒曰汪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應辰知之力求去會復出發運均輸之旨歎曰吾不可留矣但力辨羣枉則補外之請自得乃力論其事有害

無利遂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韓玉被旨揀馬過郡應辰簡其禮玉歸譖之於上曰臣所過州縣未有若平江之不治者上怪之平江米綱至有折閱事上連貶秩力疾請祠自是卧家不起矣以淳熙三年二月卒于家應辰接物溫遜遇事特立不回流落嶺嶠十有七年檜死始還朝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少從吕居仁胡安國游張栻吕祖謙深器許之告以造道之方嘗釋克己之私如用兵克敵易懲忿窒慾書剛制于酒懲窒剛制皆克

勝義不可常省察乎其義理之精如此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尤篤友愛嘗以先疇遜其兄衢雖無屋可居不顧也子達繼登進士第仕至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

王十朋字龜齡温州樂清人資穎悟日誦數千言及長有文行聚徒梅溪受業者以百數入太學主司異其文秦檜死上親政策士諭考官曰封策中有陳朝政切直者並寘上列十朋以權為對大略曰攬權者非欲衡石程書如秦皇傳飧聽政如隋文彊明自任不任宰相如

唐德宗精於吏事以察為明如唐宣宗葢欲陛下懲旣往而戒未然威福一出於上而已甞有鋪翠之禁而以翠羽為首飾者自若是豈法令不可禁乎抑宫中服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法之至公者莫如選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類竊巍科有司以國家名器為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願陛下正身以為本任賢以為助博采兼聽以收其效幾萬餘言上嘉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遂擢為第一

學者爭傳誦其策以擬古晁董上用其言嚴銷金鋪翠之令取交阯所貢翠物焚之謂十朋乃朕親擢授紹興府簽判既至或以書生易之十朋裁決如神吏姦不行時以四科求士帥王師心謂十朋身兼四者獨以應詔名為秘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先是教授入講堂居賓位十朋不可皇孫特加禮而位教授中坐金將渝盟十朋輪對言自建炎至今金未嘗不內相殘賊然一主斃一主生曷嘗為中國利要在自備如何禦敵莫急於

用人今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為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樂為之用可為大帥者或投閒置散或老於藩郡願起而用之以寢敵謀以圖恢復蓋指張浚劉錡也又言今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一檜死百檜生也楊存中以三衙而交結北司以盜大權漢之禍起於恭顯王氏之相為終始唐之禍起於北軍藩鎮之相為表裏今以管軍位三公利源皆入其門陰結諸將相為黨援樞密本兵之地立班甘居其後子弟親戚布滿

清要臺諫論列委曲庇護風憲獨不行於管軍之門何
以為國至若清資加於噲伍高爵濫於醫門諸軍承受
威福自恣甚於唐之監軍皇城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
之監謗將帥剥下賂工結怨三軍道路捕人為卒結怨
百姓皆非治世事工嘉納戢邏卒罷諸軍承受更定樞
密管軍班次解楊存中兵權其言大略施行秦檜久塞
言路至是十朋與馮方胡憲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
生為五賢詩述其事除著作郎三十一年正月風雷雨

雪交作十朋以為陽不勝陰之驗遺陳康伯書冀以春秋災異之説力陳于上崇陽抑陰以弭天變遷大宗正丞亟請祠歸金犯邊起劉錡為江淮浙西制置張浚帥金陵悉如其言孝宗受禪起知嚴州召對首言太皇非倦勤時而以大器付陛下賢於堯舜陛下當思以副太上者今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人才之進退朝廷之刑賞直若舜之協堯斷然行之以盡繼述之道拜司封郎中累遷國子司業言今居位者往往職之不舉宜有

以革之人主有大職三任賢納諫賞罰是也上嘉之除起居舍人升侍講時左右史失職久十朋除起居郎胡銓奏四事語在胡銓傳除侍御史上謂胡銓曰比除臺官外議如何銓曰皆謂得人上曰卿與十朋皆朕親擢十朋見上英鋭每見必陳恢復之計及將北伐上疏曰天子之孝莫大於光祖宗安社稷因前王盈成而守者周成康漢文景是也承前世衰微而興者商高宗周宣王是也先君有恥而雪之漢宣帝臣單于唐太宗俘頡

利是也先君有讎而復之夏少康滅澆漢光武誅莽是也迹雖不同其為孝一也靖康之禍亘古未有陛下英武慨然志在興復竊聞每對羣臣奏事則曰當如𠜂業時又曰當以馬上治之又曰其事當俟恢復後為之比因宣名語及陵寢聖容惻然曰四十年矣陛下之心真少康高宗宣王光武之心奈何大臣不能仰副聖心顧戒在位者去附和之私心贊國家之大計則中興日月可冀矣因論史浩八罪曰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

賢欺君訕上上爲出浩知紹興府十朋再疏謂陛下雖能如舜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紹興密邇行都浩嘗爲屬吏姦贓彰聞亦何顔復見其吏民遂改與祠史正志與浩族異拜浩而父事之十朋論正志傾險姦邪覬時求進宜黜正志以正典刑林安宅出入史浩龍大淵門盜弄威福至是詐病求致仕十朋并疏其罪皆罷去張浚出師復靈壁虹縣歸附者萬計又復宿州十朋奏王師以弔民爲主先之以招納不獲已而戰伐隨

之乞以此指戒浚金將既降宜速加爵賞以勸來者上皆嘉納會李顯忠邵宏淵不協王師失律張浚上表自劾主和者乘此唱異議十朋上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下嗣位命督師江淮今浚遣將取二縣一月三捷皆賴陛下任浚之難及王師一不利横議蠭起臣謂今日之師為祖宗陵寢為二帝復讎為二百年境土為中原弔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益當内修俟時而

動陛下恢復志立固不以一㓕為羣議所揺然異論紛紛浚既待罪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竄殛因言臣聞近日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以楊存中充御營使工嘿然改除吏部侍郎力辭出知饒州饒並湖盜出没其間聞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适請故學基益其圃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人移知䕫州饒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以車從間道去衆葺斷橋以王公名之移知湖州名對劉珙

請留之上曰朕豈不知王十朋顧湖州被水非十朋莫能鎮撫至郡戸部責虛逋三十四萬命吏持劵往辨不聽即請祠去起知泉州十朋前在湖割奉錢剏貢闈又為泉建之尤宏壯凡歷四郡布上恩恤民隱士之賢者請門以禮致之朔望會諸生學宮講經詢政僚屬閒有不善反復告戒俾之自新民輸租俾自槩量閑者相告宿逋亦願償訟至庭温詞曉以理義多退聽者所至人繪而祠之去之日老稚攀留涕泣越境以送思之如父

母饒久旱入境雨至湖積霖入境即霽凡禱必應其至
誠不獨感人而亦動天地鬼神東宮建除太子詹事力
辭詔州郡禮致遂力疾造朝以足疾不能趨詔給扶減
拜謁東宮太子以其舊學待遇有加又詔免朝參遣中
使以告及襲衣金帶就其家賜之疾革累章告老以龍
圖閣學士致仕命下而卒年六十紹興三年謚曰忠文
十朋事親孝終喪不處内友愛二弟郊恩先奏其名没
而二子猶布衣書室扁曰不欺每以諸葛亮顔真卿寇

準范仲淹韓琦唐介自比朱熹張栻雅敬之子聞詩聞禮皆篤學自立聞詩知光州提點江東刑獄聞禮知常州江東轉運判官為治能守家法人亦思慕之

吳芾字明可台州仙居人舉進士第遷祕書正字與秦檜舊故至是檜已專政芾退然如未嘗識公坐旅進揖而退檜疑之風言者論罷通判處婺越三郡知處州處舊苦丁絹重芾損之以新丁補其額何溥薦芾材中御史除監察御史時金將敗盟芾勸高宗專務修德灋自

悔咎追見羣臣俾陳闕失求合乎天地無愧乎祖宗則人心悦服天亦助順矣上韙其言遷殿中侍御史兩淮戰不利廷臣爭陳退避計芾言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為上策退為無策既而金主亮斃上疏勸親征車駕至建康芾請遂駐蹕以係中原之望高宗納其説會有密啓還東者下侍從臺諫議芾言今欲控帶襄漢引輸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近議者徒悦一時扈從思歸之人非為國計臣

恐回鑾之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絶望矣又言去歲兩淮諸城望風奔潰無一城能拒守者此秦檜壅塞言路挫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道則士氣日振而見危授命者有人矣知婺州孝宗初即位陛辭陳裴垍對唐憲宗為治先正其心以為臨御之初出治大原無越於此上嘉納至郡勸民義役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産相次執役幾二十年帝輿致十一人者與合宴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褒異之知

紹興府會稽賦重而折色尤甚芾以攢宮在奏免支移折變鑑湖久廢會歲大饑出常平米募饑民浚治芾去大姓利於田湖復廢權刑部侍郎遷給事中改吏部侍郎以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内侍家僮毆傷酒家保芾捕治之狥于市權豪側目執政議以芾使金復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為副芾曰是可與言行事者邪語聞得罷不行下遷禮部侍郎力求去提舉太平興國宮時芾與陳俊卿俱以剛直見忌未幾俊卿亦引去中

書舍人閻安中為孝宗言二臣之去非國之福起知太
平州造册以梁姑溪歷陽築者久役潰歸聲言欲趨郡
境芾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聞詔
褒諭知隆興府芾前後守六郡各因其俗為寛猛吏莫
容姦民懷惠利再奉太平祠屢告老以龍圖閣直學士
致仕後十年卒年八十嘗曰視官物當如己物視公事
當如私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于上官立朝不偶
晚退閒者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士為文豪健俊整有

表奏五卷詩文三十卷

陳良翰字邦彥台州臨海人蚤孤事母孝資莊重為文愜博有氣中紹興五年進士第知溫州瑞安縣俗號强梗吏治尚嚴良翰獨撫以寛催租不下文符但揭示名物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良翰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殿中侍御史吳芾薦為檢法官遷監察御史孝宗初元金主褒新立求和而中原舊人多求歸詔問何以處此良翰言議和復納降皆非是必

定計自治而和不和任之乃可張浚軍淮泗以規進取而議者爭獻防江策良翰言當固藩籬專委任今捨淮防江却地奪便朝廷過聽使督府不得專閫外事誤矣除右正言金再移書求故疆良翰言中原皆吾故土況唐鄧淮泗又金渝盟後以兵取之安得以故疆為言而歸之湯思退主遣小使盧仲賢李栻良翰言仲賢輕儇無恥栻自北來難信又言廟堂督府論議不同邊奏上聞皆陽唯諾而陰沮敗之萬一失事機督府安得獨任

其責上矍然稱善朝廷遣史正志至建康與張浚議事乖牾良翰劾之上曰正志亦無罪良翰言陛下使浚守淮則任浚爲重一郎官爲輕且正志居中浚必爲去就上悟出正志爲福建漕運楊存中爲御營使總殿前軍良翰言存中久擅兵柄太上皇罷就第奈何復假使名宜慎履霜之戒䟽三上存中竟罷李拭不敢涉淮良翰奏奪其官仲賢至汴輒許金人以疆土歲幣而還上大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叩頭懇請得免復遣王之望

龍大淵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不謂秦
檜復見今日且金要我罷四郡屯兵以歸之是不折一
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
陵寢然後與庶猶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遂行恐其辱
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行未晚也詔侍
從臺諫議多是良翰遂以胡昉楊由義為審議官與敵
議四郡不合困辱而歸思退尚執前論正言尹穡附思
退以撼督府良翰為左司諫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早

罷黜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言摇之孝宗曰思退前議固失然朕愛其謇敏兾可效卿其置之若魏公則今日孰出其右朕豈容有此意縱有之亦豈不謀卿等此殆言者有異意卿為朕諭之良翰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天下幸甚宰相縱無全才寧取樸實緩急猶可倚賴思退庸狻小黠大癡將誤國且謇敏二字恐非明主卜相之法既退以上語諭同列穡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遂罷良翰言職兩淮既撤備金大入孝宗始深悔太

學生數百人伏闕乞召用良翰胡銓王十朋而斬思退等思退由是始敗良翰在諫省成恭皇后受册官内外親屬二十五人良翰論其冗詔減七人知建寧府福建轉運副使提點江東刑獄移浙西召為宗正少卿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良翰言以蜀漢之師下關陜以荆襄趍韓魏江淮擣青徐此今日大計四川既命大臣而荆淮未有任責者亦當擇重臣臨之上稱善進給事中大將成閔冒請真奉有司坐獲譴閤門王抃矯詔遣妄

人謝顯出境顯既抵罪置閔與抃不問良翰皆駁議請正典刑遂改禮部侍郎不拜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召為太子詹事既見上屬以調䕶之責一日召對選德殿出手書唐太宗與魏徵論仁德功利之說俾極陳今日所未至者良翰退上疏略曰仁德治之本功利治之效務本而效自至今承天意結民心任賢能退小人擇將帥收軍情擇監司吏久任皆行之有未至誠能革此八弊則仁德無累功利自致矣上為之嘉

歎詔兼侍講未幾以疾告老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卒年六十五光宗立特謚獻肅

杜莘老字起莘眉州青神人唐工部甫十三世孫也幼歲時方禁蘇氏文獨喜誦習紹興間第進士以親老不赴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梁山軍教授從游者衆秦檜死䰟良臣參大政莘老疏天下利害以聞良臣薦之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彗星見東方高宗下詔求言莘老上書論彗蠱氣所生多為兵兆國家為民息兵而將驕

卒惰軍政不肅今因天戒以修人事思患預防莫大於此因陳時弊十事時應詔者衆上命擇其議論切當推恩以勸之後省以莘老為首進一階遷敕令刪定官太常寺主簿升博士輪對論金將敗盟宜飭邊備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上稱善再三南渡後典秩散失多有司所記省至凶禮又諱不録顯仁皇后崩議禮有疑吏皆拱手莘老以古義裁定大歛前一日宰相傳旨問含玉之制莘老曰禮院故實所不載請以周禮典瑞鄭

玄注製之其可因立具奏上覽之曰真禮官也及虞祭
或謂上哀勞欲以宰相行事莘老曰古今無是卒正之
遷秘書丞論江淮守備上曰卿言及此憂國深矣擢監
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入對上曰知卿不畏彊禦故有
此授自是用卿矣陳俊卿既解言職力求去莘老因奏
事從容曰多事之際令俊卿輩在論思之地必有補益
上以為然俊卿輩復留金遣使致嫚書傳欽宗亾問請
淮漢地指索大臣上決策親征莘老疏奏贊上且謂敵

欺天背盟當待以不懼勿以小利鈍為異議所揺訣言所惰則人心有恃而士氣振矣宜不限早暮延見大臣侍從謀議國事申敕侍從臺諫監司守臣亟舉可用之才又言親征有期而禁衛纔五千餘羸老居半至不能介胄者願亟留聖慮事皆施行帶御器械劉炎莞禁中市易通北賈大為姦利一日見華老輒及朝政語狂悖華老以聞斥監嘉州税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初請使金及嫚書至聞金將盛兵犯邊乃大恐建言不必遣使華

老劾麟之挾姦罔上避事辭難恐懼至於掩泣衆有哭
殺富鄭公之誚尋與宫觀疏再上乃責瑞州幸醫承宣
使王繼先怙寵干法富浮公室子弟直延閣居第僭擬
别業外郤徧畿甸數十年無敢揺之者聞邊警亟輦重
寶歸吳興為避敵計莘老疏其十罪上曰初以太后餌
其藥稍假恩寵不謂小人驕横乃爾莘老曰繼先罪擢
髮不足數臣所奏其大槩耳上作色曰有恩無威有賞
無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詔繼先福州居住子孫皆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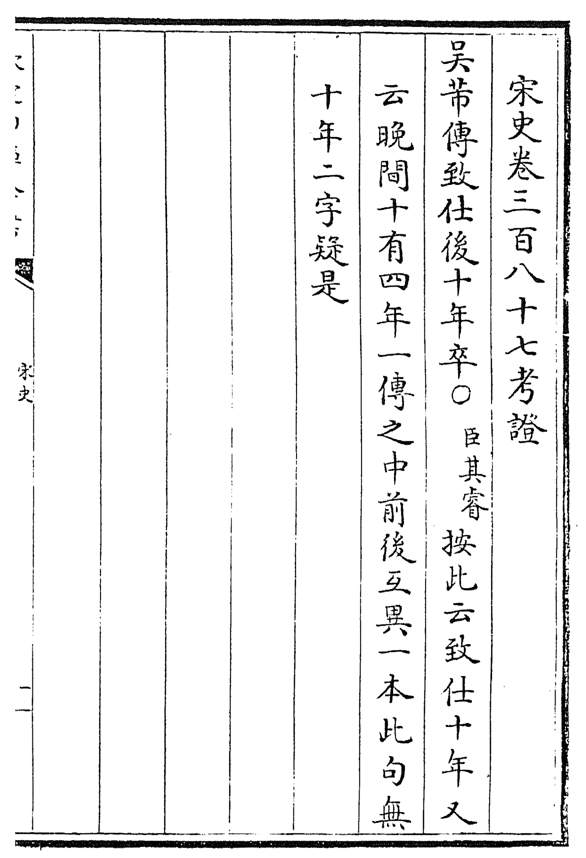
停籍其貲以千萬計詔鬻錢入御前激賞庫專以賞將士天下稱快内侍張去為取御馬院西兵二百髠其頂都人異之口語籍籍莘老彈治上疑其未審不樂莘老執奏不已竟罷去為御馬院致仕而莘老亦以直顯謨閣知遂寧府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劉珙封還制書改司農少卿尋請外仍與遂寧始莘老自蜀造朝不以家行高宗聞其清修獨處甚重之一日因對襃諭曰聞卿出蜀即蒲團紙帳如僧然難及也未幾遂擢用莘老

官中都久知公論所予奪姦蠹者皆得其根本脉絡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極言無隱取衆所指目者悉擊去聲振一時都人稱骨鯁敢言者必曰杜殿院云治郡課績為諸州最孝宗受禪莘老進三議曰定國是修内政養根本尋卒年五十八

論曰黄洽渾厚有守應辰學術精醇尤稱骨鯁十朋吴芾良翰莘老相繼在臺府歷詆姦倖直言無隱皆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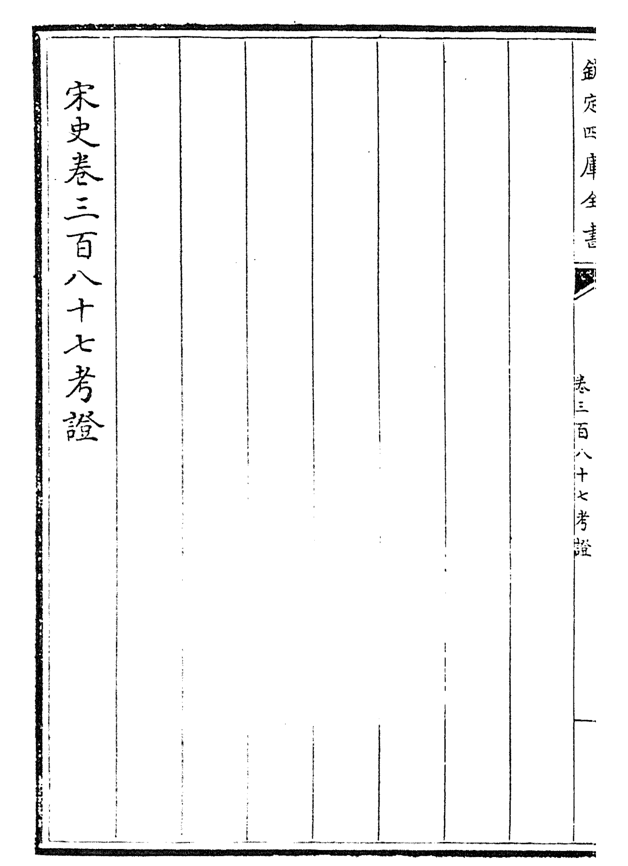
忠而自信篤足以當大任者惜不盡其用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七



宋史卷三百八十七考證

吳芾傳致仕後十年卒〇臣其睿按此云致仕十年又云晚間十有四年一傳之中前後互異一本此句無十年二字疑是



宋史卷三百八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十十六 史部

宋史卷三百八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七

周執羔 王希吕 陳良祐 李浩

陳槖 胡沂 唐文若 李燾

周執羔字表卿信州弋陽人宣和六年舉進士廷試巖

宗擢爲第二授湖州司士曹事俄除太學博士建炎初

乘輿南渡自京師奔詣揚州不及遂從隆祐太后于江西還覲會稽尋以繼母劉疾乞歸就養調撫州宜黃縣丞時四境俶擾潰卒相挻為變令大恐不知所為執羔諭以禍福皆斂手聽命既又誅其黨執首謀者斬以狥邑人德之至繪像立祠紹興五年改秩通判湖州丁母憂服闋通判平江府召為將作監丞明年春遷太常丞會始議建明堂大樂久廢不修詔奉常習肄之訪輯舊聞庀閱工器制作始備累遷右司員外郎八月擢權禮

部侍郎充賀金生辰使往歲奉使官得自辟其屬賞典既厚願行者多納金以請執羔始拒絶之使還兼權吏部侍郎請賜新進士聞喜宴于禮部從之軍興廢此禮至是乃復同知貢舉舊例進士試禮部下歷十八年得免舉又四試禮部下始特奏名推恩秦檜既以科第私其子士論讙譁為減三年以悦衆執羔言祖宗法不可亂繇此忤檜御史劾罷之又六年起知眉州徙閬州又改夔州兼夔路安撫使夔部地接蠻獠易以生事或告

溱播夷叛其豪帥請遣兵致討執羔謂曰朝廷用爾為長令一方繹騷責將焉往能盡力則貰爾一兵不可得也豪懼斬叛者以獻夷人自是皆愓息三十年知饒州尋除敷文閣待制乾道初守婺州召還提舉佑神觀兼侍講首進二說以為王道在正心誠意立國在節用愛人二年四月復為禮部侍郎孝宗患人才難知執羔曰今一介干進亦蒙賜召口古相高殆成風俗豈可使之得志哉上曰卿言是也一日侍經筵自言學易知數臣

事陛下之日短已乃垂涕上惻然即拜本部尚書升侍讀固辭不許方士劉孝榮言統元歷差命執羔釐正之執羔用劉義叟法推日月交食考五緯羸縮以紀氣朔寒溫之候撰歷議歷書五星測驗各一卷上之上嘗問豐財之術執羔以為蠹民之本莫甚於兵古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今尺籍之數十倍於此罷癃老弱者幾半不汰之其弊益深論和糴本以給軍興豫凶災蓄國家一切之政不得已而為之若邊境無事妨於民食而務

為聚斂可予舊糴有常數比年每郡增至一二十萬石今諸路枯旱之餘蟲螟大起無以供常稅況數外取之乎宜視一路一郡一縣豐凶之數輕重行之災甚者蠲之可也上矍然曰災異如此乃無一人為朕言者即詔從之充安恭皇后菆宮按行使日與閤人接卒事未嘗交一談閣亦服其長者不怨也拜疏求去上謂輔臣曰朕惜其老成宜以經筵留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上曰遂除龍圖可也經筵二年每勸上以辨忠邪納

諫爭上深知其忠明年三月告老上諭曰祖宗時近臣有年踰八十尚留者卿之齒未也命却其章閏月復申前請上度不可奪詔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賜茶藥御書恩禮尤渥公卿祖帳都門外搢紳榮之時閩粤江西歲饑盜起執羔陛辭以為言詔遣太府丞馬希言使諸路振救之乾道六年卒年七十七執羔有雅度立朝無朋比治郡廉恕有循吏風手不釋卷尤通于易

王希呂字仲行宿州人渡江後自北歸南既仕寓居嘉

興府乾道五年登進士科孝宗獎用西北之士六年召試授祕書省正字除右正言時張說以攀援戚屬擢用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希呂與侍御史李衡交章劾之上疑其合黨邀名責遠小監當既而悔之改授宮觀方說之見用氣勢顯赫後省不書黄學士院不草詔皆相繼斥逐而希呂復以身任怨去國之日屏徒御躡屐以行恬不為悔由是直聲聞于遠邇雖以此黜亦以此見知出知廬州淳熙二年除吏部員外郎尋除起居郎兼中

書舍人淮右擇帥上以希呂已試有功令知廬州兼安撫使修葺城守安集流散兵民賴之加直寶文閣江西轉運副使五年召為起居郎除中書舍人給事中轉兵部尚書改吏部尚書求去乃除端明殿學士知紹興府尋以言者落職處之晏如治郡百廢俱興尤敬禮文學端方之士天性剛勁遇利害無回護意惟是之從嘗論近習用事語極切至上變色欲起希呂挽御衣曰非但臣能言之侍從臺諫皆有文字來矣佐漕江西嘗作拳

石記以示僚屬一幕官舉筆塗數字舉坐駭愕希呂覽之喜其不阿薦之居官廉潔至無屋可廬由紹興歸有終焉之意然猶寓僧寺上聞之賜錢造第後以疾卒于家

陳良祐字天與婺州金華人年十九預鄉薦間歲入太學紹興二十四年擢進士第調興國軍司戶未上有薦于朝者召除太學錄樞密院編脩官中丞汪澈薦除監察御史累遷軍器監兼鄧王府直講隆興元年出為福

建路轉運副使丁父憂服闋明道三年除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遷起居郎尋除右司諫首言會子之弊願捐內帑以舒細民之急上曰朕積財何用能散可也慨然發內府白金數萬兩收換會子收銅版勿造軍民翕然未幾戶部得請改造五百萬又奏陛下號令在前不能持半歲久以此令民誰能信之豈有不印交子五百萬遂不可為國乎既而又欲造會子二千萬屢爭之不得遂請以五百萬換舊會俟通行漸收之常使不越千

萬之數上銳意圖治以唐太宗自比良祐言太宗政要
願賜省覽擇善而從知非而戒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
上曰卿亦當以魏徵自勉又言陛下躬行節儉弗殖貨
利或者託肺腑之親為市井之行以公侯之貴牟商賈
之利占田疇擅山澤甚者發舶舟招蕃賈貿易寶貨麋
費金錢或假德壽或託椒房犯法冒禁專利無厭非所
以維持紀綱保全戚畹願嚴戒敕苟能改過富貴可保
如其不悛以義斷恩時左相丁外艱詔起復良祐言起

復非正禮今無疆場之事宜使之終喪遂寢遷右諫議
大夫兼侍講同知貢舉除給事中兼直學士院遷吏部
侍郎尋除尚書時議遣泛使請地良祐奏陛下恢復之
志未嘗忘懷然詞莫貴於僉同不可不察博訪歸於獨
斷不可不審固有以用衆而興亦有以用衆而亡固有
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而敗今遣使乃啟釁之端萬
一敵騎犯邊則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拏禍
結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之遠謀對君父則言効死臨

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之役不戰自潰瓜州之遇望敵驚奔孰可仗者此臣所以未敢保其萬全且令之求地欲得河南曩歲嘗歸版圖不旋踵而又失如其不許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經理未定根本内虚又將隨而取之矣向之四郡得之亦勤尚不能有今又無故而求侵地陛下度可以虚聲下之乎况止求陵寢地在其中曩亦議此觀其荅書幾於相戲凡此二端皆是求釁必須遣使則祈請欽宗梓宫猶為有辭内視不足

何暇事外邇者未懐豈能綏遠奏入忤旨貶瑞州居住尋移信州九年許令自便淳熙四年起知嚴州尋除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卒

李浩字德遠其先居建昌遷臨川浩早有文稱紹興十二年擢進士第時秦熺挾宰相子以魁多士同年皆見之或拉浩行毅然不往調饒州司户參軍襄陽府觀察推官連丁内外艱繼調金州教授改太常寺主簿尋兼光禄寺丞輪對首陳無逸之戒且言宿衛大將楊存中

恩寵特異待之過非其福上悟旋令就第自秦檜用事塞言路及上總攬權綱激厲忠讜此習尚存朝士多務慎黙至是命百官轉對浩與王十朋馮方查籥胡憲始相繼言事聞者興起浩不安於朝請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歸孝宗即位以太常丞召時張浚督師江淮宰相多抑之浩引仁宗用韓琦范仲淹詔章得象故事乞戒諭令同心協濟兼權吏部郎官浩雅爲湯思退所厚御史尹穡欲引之以共擠浚因薦浩及對乃明示不同之

意二人皆不樂踰年始除員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講在王府多所裨益且因事以及時政書之於冊幸上或見之王亦素所愛重他日外補累年以歸王喜曰李直講來矣未幾宰相召為郎者四人將進用之尤屬意浩浩默然無一辭同舍皆遷浩獨如故踰年浙河水災詔郎官館職以上條時政闕失浩謂上憂勞如此今何可不言即奏疏指論近臣併及宰執惟奉行臺諫多迎合百執事顧忌畏縮反覆數千言傾倒罄竭見者悚慄上

不以為忤執事者深忌之乞外得台州州有揀中禁軍五百人訓練官貪殘失衆心不逞者因謀作亂忽露刄於庭浩謂之曰汝等欲為亂乎請先殺我衆駭曰不敢乃徐推其為首者四人黥徙之迄無事除直祕閣並海有宿寇久不獲浩募其徒自縛贖罪即得其魁里豪民鄭憲以貲給事權貴人門囊槖為姦事覺械繫之死獄中盡籍其家徙其妻孥權貴人教其家訟寃且誣浩以買妾事言者用是擠之疏方上權參政劉珙越次奏曰

李浩為郡獲罪豪民為其所誣臣考其本末甚白上顧曰守臣不畏彊禦豈易得邪且問章安在拱袖出之遂留中不下大理觀望猶欲還其所沒貲上批其後曰台州所斷至甚允當鄭憲家資永不給還流徙如故浩始得安明年除司農少卿時朝廷和糴米八萬董其事者賤糴濕惡隱尅官錢戶部不敢詰浩白發其姦下有司窮竟戶部欲就支稽見數大理附會之浩爭曰非但惠姦且虧軍食上是其言會大理奏結他獄上顧輔臣曰

棘寺官得剛正如李浩者為之已而卿缺又曰無以易浩遂除大理卿時上英明有大有為之志廷臣不能奉行誕慢苟且依違避事浩前在司農嘗因面對陳經理兩淮之策至是為金使接伴還奏曰臣親見兩淮可耕之田盡為廢地心嘗痛之條畫營屯以為恢復根本又言比日措置邊事甚張皇願戒將吏嚴備禦無規微利近功日與大臣修治具結人心持重安靜以俟敵釁上悉嘉納宰相議遣泛使浩與辨其不可至以官職誅之

浩怒以語觸之且力求外以直寶文閣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有尚書郎入對論及擇帥事上曰如廣西朕已得李浩矣又論大臣曰李浩營田議甚可行大臣莫有應者浩至郡舊有靈渠通漕運及灌溉歲久不治命疏而通之民賴其利邕管所隸安平州其酋恃險謀聚兵為邊患浩遣單使諭以禍福且許其引赦自新即日叩頭謝過焚徹水柵聽大府約束治廣二年召還入對論俗不美者八其言曰陛下所求者規諫而臣下專務迎

合所貴者執守而臣下專務順從所惜者名器而僥倖之路未塞所重者廉恥而趨附之門尚開儒術可行而有險詖之徒下情當盡而有壅蔽之患期以氣節而偷惰者得以茍容責以實效而誕慢者得以自售上問誕慢謂誰浩具以實對翌日謂宰相曰李浩直諒遂除權吏部侍郎時政府有怙寵竊權者黨與非一自浩之入已相側目且欲以甘言誘之浩中立不倚拒弗納於是相與謀嗾諫議大夫姚憲論浩以彊狠之資挾奸詖之

志實之近列變亂黑白未及正謝而罷乾道九年提舉
太平興國宮明年夏夔路闕帥命浩以祕閣修撰寵其
行夔有羈縻州曰思州世襲爲守則田氏與其猶子不
協將起兵相攻浩草檄遣官爲勸解二人感悟歃血盟
盡釋前憾邊得以寧踰年以疾請祠提舉玉隆萬壽宮
命未至以淳熙三年九月卒年六十一諸司奏浩盡瘁
其職以死詔特贈集英殿修撰浩天資質直涵養渾厚
不以利害動其心少力學爲文辭及壯益沉潛理義立

朝慨然以時事為己任忠憤激烈言切時弊以此見忌於衆平居未嘗假人以辭色不知者以為傲或譖於上前上謂斯人無他在朕前亦如此非為傲者小人憚之誘以祿利正色不回謀害之者無所不至獨賴上察其衷始終全之為郡尤潔己自海右歸不載南海一物平生奉養如布衣時風裁素高人不敢干以私云

陳槖字德應紹興餘姚人入太學有聲登政和上舍第教授寧州以母老改台州士曹治獄平允更攝天台臨

海黃巖三邑易越州新昌令皆以愷悌稱呂頤浩欲援
為御史約先一見橐曰宰相用人乃使之呈身耶謝不
往趙鼎李光交薦其才紹興二年五月召對改秩六月
除監察御史論事不合八月詔以宰邑有治行除江西
運判瑞昌令倚勢受賂橐首劾罷之期年所按以十數
至有望風解印綬者以母年高乞歸養詔橐善撫字移
知台州台有五邑嘗攝其三民懷惠愛越境歡迎不數
月稱治母喪邦人巷哭相率走行在所者千餘人請起

褎詔褎清謹不擾治狀著聞其敎所在州賜錢三十萬褎力辭上謂近臣曰陳褎有古循吏風終喪以司勲郎中召累遷權刑部侍郎時秦檜力主和議褎疏謂金人多詐和不可信且二聖逺狩沙漠百姓肝腦塗地天下痛心疾首今天意旣回兵勢漸集宜乗時掃清以雪國恥否亦當按兵嚴備審勢而動舍此不為乃遽講和何以繫中原之望旣而金厚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褎復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論者因其廢劉豫又

還河南地遂謂其有意於和臣以為不然且金之立豫蓋欲自為捍蔽使之南窺豫每犯順率皆敗北金知不足恃從而廢之豈為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為戒故捐以歸我往歲金書嘗為歲帑多寡聽我所裁曾未淹歲反覆如此且割地通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蓋金非可以義交而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說騁謬悠之辭包藏禍心變出不測願深鑒前轍亦嚴戰守之備使人人激厲常若寇至苟

彼通和則吾之振飭武備不害為立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徇私曲之説天意允協人心響應一舉以成大勲則梓宫太后可還祖宗疆土可復矣檜憾之橐因力請去未幾金果渝盟除徽猷閣待制知潁昌府時河南新疆初復無敢往者橐即日就道次壽春則潁已不守改處州又改廣州兵興後廣東盜賊無寧歲十年九易牧守橐盡革弊政以恩先之留鎮三年民夷悅服初朝廷移韓京一軍屯循州會郴寇駱科犯廣西

詔遣京討之槖奏廣東累年困於寇賊自京移屯敵稍知畏今悉軍赴廣西則廣東危矣檜以槖為京地坐稽留機事降秩屢上章告老改婺州請不已遂致事又十二年以疾卒于家年六十六槖博學剛介不事產業先世田廬悉推予兄弟在廣積年四方聘幣一不入私室既謝事歸剡中僑寓僧寺日糴以食處之泰然王十朋為風土賦論近世會稽人物曰杜祁公之後有陳德應云

胡沂字周伯紹興餘姚人父宗伋號醇儒能守所學不逐時好沂穎異六歲誦五經皆畢不忘一字紹興五年進士甲科陸沉州縣幾三十載至三十八年始入為正字遷校書郎兼實錄院檢討官吏部員外郎轉右司以憂去終喪還朝孝宗受禪除國子司業鄧王府直講尋擢殿中侍御史有旨侍從臺諫條具方今時務沂言守禦之利莫若令沿邊屯田前歲淮民逃移未復舊業中原歸附未知所處俾之就耕可贍給省餉饋東作方興

且慮敵人乘時驚擾宜聚兵險隘防守詔行其言御史中丞辛次膺論殿帥成閔黷貨不恤士卒之罪詔罷殿前司職事與祠沂再言其二十罪遂落太尉婺州居住沂又言將臣定十等之目令其舉薦施之擇將之頃則可施之養士有素則未也夫設武舉立武學試之以弓馬又試之以韜略之文兵機之策蓋將有所用也除高等一二名餘皆吏部授以榷酤征商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願詔大臣詳議中舉者定品格分差邊將下準

備差遣則人人思奮應上之求矣從之時龍大淵曾覿以藩邸舊恩除知閤門事張震劉珙周必大相繼繳回詞命沂論其市權招士請屏遠之未聽而諫官劉度坐抗論左遷沂累章益懇切曰大淵覿不屏去安知無柳宗元劉禹錫輩撓節以從之者好進者嫉其言共排之沂亦以言不行請去遂以直顯謨閣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元年冬召為宗正少卿兼皇子慶王府贊禮尋兼侍講進中書舍人給事中進對論命令當謹之於造命

之初上曰三代盛時如此卿職在繳駮事有當然勿謂拂君相不言除吏部侍郎兼權尚書沂奏七司法自紹興十三年纂修成書歲且一紀歷月閱時不無牴牾望令敕令所官討論章旨此法可行不可行此條當革不當革將見行之法與當革之條輯為一書頒之中外庶可戢吏胥之姦詔行之尋以目疾丐祠六年出為徽猷閣待制知處州復引疾奉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八年以待制除太子詹事尋復拜給事中進禮部尚書並

兼領詹事又改侍讀上顧沂厚有大用意而沂資性恬退無所依附數請去虞允文當國希旨建策復中原沂極論金無釁而我諸將未見可任此事者數梗其議遂以龍圖閣學士仍提舉興國宮淳熙元年卒年六十八方疾革整容素冠不少惰蓋其為學所得者如此謚獻肅

唐文若字立夫眉山人父庚在文苑傳文若少英邁不羣為文豪健登進士第分教潼川府給事中勾濤薦自

代詔赴行在所既至而勾濤出不得見文若奏書闕下略曰昔漢高慢士四皓去之而西鄙少廉恥之人光武禮賢嚴光友之而東都多節義之士陛下屈萬乘之尊駐蹕東南兩宮將歸五路初復正宜市朽骨式怒蛙以來豪傑與之共治寧遽惜此數刻之對耶書奏翌日召對便殿高宗大悅特旨改合入官通判洋州洋西鄉縣產茶亘陵谷八百餘里山窮險賦不盡括使者韓球將增賦以市寵園户避苛斂轉徙饑饉相藉文若力爭之

賦迄不增再通判遂寧府會大水民多漂死文若至城上發庫錢募游者振活甚衆又力請于朝除田租二萬一千頃免場務稅二十餘所築長堤以捍水勢自是無水患秦檜死上訪蜀士於魏良臣以文若對二十六年以光祿丞召改祕書郎為文思箴以獻其畧曰於赫我皇兵既休矣兵休如何莫若治兵居安思危邦乃攸寧爰整其旅文王以興載舞干羽舜仁用成向戍弭兵春秋所懲蕭俛去兵禍亂乃萌師則多矣軍則彊矣縱弛

不繩猶曰無人兵非以殘以兵休兵凡千五百餘言自檜主和朝論諱言兵故文若以此風馬遷起居郎勸上收用西北人材以固根本上深納之將命以掌制時有為宣和參政請恩為司諫凌哲所彈文若喜其直作禾黍詩以美之侍御史周方崇以為譏已劾文若狂誕出知邵州上屢為近臣言唐文若無罪可改近郡知饒州興學宮減田租奇耗二萬石又請歲糴常平義倉之儲什三與民平市農末俱利而粟不腐遂以著令餘干嘗

有劇盜巡尉不能制文若遣牙兵捕而戮之加直敷文閣移知温州三十一年召為宗正少卿金人犯邊文若求對首建大臣節制江上之議上諭大臣以文若與虞允文杜莘老馬驥才皆可用復除起居郎時諸將北出捷書日聞上下有狃志獨文若憂之圖上元嘉北伐故事上諭文若以創業所歷艱苦及敵情反覆甚悉文若對曰願陛下深察大勢趨筞之長而避其短無循前代軌轍則大善未幾諸軍退守金主自將圍大將王權于

歷陽權逼淮南盡沒詔百官廷議文若畫三策一請上
親征二乞遣大臣勞軍三乞起張浚工部侍郎許尹是
其言衆遂列奏上之不報文若尋面對上問曰今計安
出卿孰張浚否文若曰浚守道篤學天下屬望今四十
年天不死浚嶺海正為今日上矍然曰擾浚者多非卿
無以發此數日遣楊存中護江上軍緩親征之期起浚
知平江府葢上以浚雖忠慤喜功將士多不附文若復
言浚本以孤忠得衆尋改浚鎮建康府將以為江淮宣

撫使中沮之而止乘輿幸江表以起居郎兼給事中直學士院同羣司居守駕還遷中書舍人上將内禪前數日手詔追崇皇太子所生父文若既書黄因過周必大誦聖德而疑名稱未安歸白宰相請更黄堂吏不可文若執不已宰相以聞詔改稱本生親尋又改宗室子偁其後詔稱皇兄孝宗嗣位張浚以右府都督江淮軍事文若時以疾請外除敷文閣待制知漢州尋改都督府參賛軍事浚使行邊按守備多所罷行者未還除知嵒

州改江州明年浚入相都督府罷其冬金復大入官軍悉戍淮文若謂上流當嚴兵備以定民志奏籍鄉丁五萬訓練有法人倚以固解嚴和糴大起郡之數八萬文若以民勞堅請得減什三旋請祠章三上未報乾道元年卒年六十贈左通奉大夫

李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唐宗室曹王之後也父中登第知仙井監燾甫冠憤金讐未報著反正議十四篇皆救時大務紹興八年擢進士第調華陽簿再調雅州推

官改秩知雙流縣仕族張氏子居喪而爭産燾曰若忍墜先訓予盍歸思之三日復來迄悔艾無訟又有不白其母而鬻産者燾寘之理豪强斂迹於是以餘暇力學燾恥讀王氏書獨博極載籍捜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覈倣司馬光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迄于建康為編年一書名曰長編浩大未畢仍效光體為百官公卿表史官以聞詔給札來上制置王剛中辟幹辦公事知榮州榮因溪為隍夏秋漲若水潦燾築

防捍之除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入境劾守令不職者四人縣多聚斂纛括一路財賦額通有無酌三年中數定為科約上之朝頒之州縣乾道三年召對首舉藝祖治身治家治官治吏典故以為恢復之法乞增置諫官許六察言事請練兵毋增兵杜諸將私獻覈軍中虛籍除兵部員外郎兼禮部郎中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內議權作樂纛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建隆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禮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

戒今既合祭宜復漢唐及建隆舊制庶幾兩得詔垂拱
上壽止樂正殿爲北使權用正除禮部郎中言中興祭
禮未備請以開寶通禮嘉祐因革禮政和新儀令太常
寺參校同異脩成祭法四年上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
治平凡一百八卷時乾道新歷成燾言歷不差不改不
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舊歷多差
不容不改而新歷亦未有大驗乞申飭歷官討論五年
遷祕書少監兼權起居舍人尋兼實錄院檢討官子屋

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燾素謂唐三百年不愧此科者惟劉去華心慕之嘗以所著通論五十篇見蜀帥張燾欲應詔不偶而止其友晁公遡以書勉之燾答以當脩此學必不從此舉既不克躬試於是命二子垕塾習焉至是吏部尚書汪應辰薦垕文行可應詔故有是命左相陳俊卿出知福州右相虞允文任恢復事更張舊典宰相以燾數言事不樂燾遂請去除直顯謨閣湖北轉運副使陛辭以欲速變古為戒又奏禹貢九州荆田

第八賦乃在三人功既脩遂超五等今田多荒蕪賦虧十八上命之條畫既至奏京湖之民結茅而廬築土而坊傭牛而犂糴種而殖穀苗未立睥睨已多有橫加科斂者今宜寛侵冐之禁依乾德詔書止輸舊税廣收募之術如咸平元豐故事勸課有勞者推恩詔從之總餉呂游問入奏燾攝其事歲饑發鄂州大軍倉振之僚屬爭執不可燾曰吾自任不以累諸君尋如數償之游問返果劾燾專上止令具析不之罪也八年直寳文閣帥

潼川兼知瀘州首葺石門堡以扼夷人奏乞戒茶馬司
市叙州羈縻馬毋溢額戒官民毋於夷漢禁山伐木造
舟奏移鎖水於閙邊舊池皆報可淳熙改元被召適城
中火上章自劾提刑何熙志奏焚數不實且言長編記
魏王食肥彘語涉誣謗上曰燾臣按奏火數失實職也
何預國史命成都提刑李蘩究火事詔熙志貶二秩罷
燾止貶一秩燾及都門乞祠除江西運副且許臨遣或
勸以方被譏無及時事燾曰聖主全度如此竭忠所以

為報遂奏日食地震皆陰盛主敵國小人不可不慮且申無變古無欲速兩言又上快箴引太祖罷朝悔乘快決事以諫上曰朕當揭之座右進祕閣脩撰權同脩國史權實録院同脩撰熹為左史時嘗乞復行明堂禮謂南郊明堂初無隆殺合視圜壇特免出郊浮費至是申言之詔集議嬖幸沮止其後周必大為禮部尚書申其說始克行權禮部侍郎七月壬戌雷震太祖廟柱壞鴟尾有司旋加脩繕熹奏非所以畏天變當應以實上諭

大臣燾愛朕屢進讜言賜金紫嘗請正太祖東向之位四年駕幸太學以執經特轉一官燾論兩學釋奠從祀孔子當升范仲淹歐陽脩司馬光蘇軾黜王安石父子從祀武成王當黜李勣衆議不叶止黜王雱而已真拜侍郎仍兼工部徽宗實錄置院已久趣上奏篇燾薦呂祖謙學識之明召為秘書郎兼檢討官夜直宣引奏近者蒙氣蔽日厥占不肖者祿股肱耳目宜謹厥與賜坐欲起又留賜飲賜茶尋詔監視太史測驗天文九月丁

酉日當夜食燾為社壇祭告官伐鼓禮廢特舉行㡌既
中制科為祕書省正字尋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錄院脩
撰檢討官父子同主史事搢紳榮之燾感上知遇論事
益切每集議衆莫敢發言獨條陳可否無所避近臣復
舉其次子塾應制科以閣試不中程黜㡌偶考上舍試
卷發策問制科為御史所劾語連及燾㡌罷燾亦知常
德府初政和末澧辰沅靖四州置營田刀弩手募人開
邊范世雄等附會擾民建炎罷之乾道間有建請復置

者燾為轉運使嘗奏不當復已而提刑尹機迫郡縣行之田不能給燾至是又申言之請度田立額且約帥臣張栻列奏詔從之境多茶園異時禁切商賈率至交兵燾曰官捕茶賊豈禁茶商聽其自如訖無警累表乞閒提舉興國宮秩明堂大禮成以其首議復除敷文閣待制頃之垕塾繼亡上欲以吏事紓燾憂起知遂寧府七年長編全書成上之詔藏祕閣燾自謂此書寧失之繁無失之略故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卷第總

目五卷依熙寧脩三經例損益脩換四千四百餘事上謂其書無愧司馬遷燾嘗舉漢石渠白虎故事請上稱制臨決又請冠序上許之竟不克就又奏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志在富彊而兵弱財匱與教民七年可以即戎者異矣一日召對延和殿講臣方讀陸贄奏議燾因言贄雖相德宗其實不遇今遇陛下可謂千載一時遂舉贄所言切於今可舉而行者數十事勸上力行之上有功業不足之嘆燾曰功業見乎變通人事既修天應乃

至進敷文閣學士提舉祐神觀兼侍講同脩國史薦尤
袤劉清之十人為史官十年七月久旱進祖宗避殿減
膳求言故事上亟施行丁丑雨一日宣對燾言外議陛
下多服藥罕御殿宮嬪無時進見浮費頗多上曰卿可
謂忠愛顧朕老矣安得此聲近惟葬李婕妤用三萬緡
他無費也遂因轉對乞用祖宗故事召宰執赴經筵太
史言十一月朔日當食心八分燾復條上古今日食是
月者三十四事因奏之曰心天王位其分為宋十一月

於卦為復方潛陽時陰氣乘之故比他食為重非小人害政即敵人窺中國明日對延和殿又及晉何曾識武帝無經國遠圖十一年春乞致仕優詔不允上數問其疾增損給事中宇文价傳上旨諭曰臣子戀闕非老病忍乞骸骨因叩价時事勉以忠藎又聞四川乞減酒課額猶手劄贊廟堂行之疾革除敷文閣學士致仕命下喜曰事了矣口占遺表云臣年七十死不為天所恨報國缺然願陛下經遠以藝祖為師用人以昭陵為則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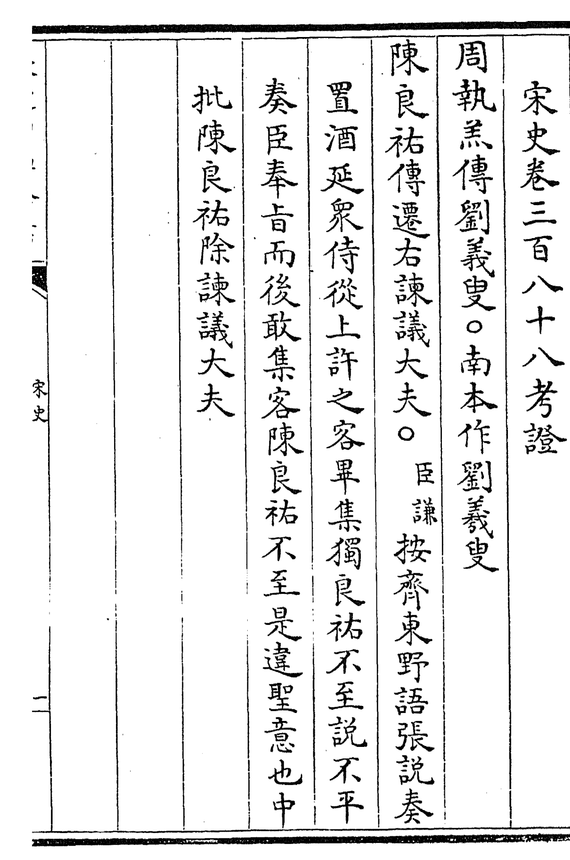
氣舒徐乃卒年七十上聞嗟悼贈光祿大夫他日謂宇文价曰朕嘗許燾大書續資治通鑑長編七字且用神宗賜司馬光故事為序冠篇不謂其止此燾性剛大特立獨行早著書檜尚當路檜死始聞于朝暨在從列每正色以訂國論張栻嘗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栢無嗜好無姬侍不殖產平生生死文字間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葉適以為春秋以後纔有此書有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傳授尚書百篇圖大傳雜說各一卷七十二

子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議三十卷四朝史藁五十卷通論十卷南北攻守錄三十卷七十二侯圖陶潛新傳并詩譜各三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晉司馬光本支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帥年表合為四十一卷謚文簡累贈太師温國公子垕埊壁亶垕著作郎埊䕫州路提點刑獄壁亶皆執政别有傳

諭曰執羔宿德雅度在經筵忠忱啟沃以口舌相高為

戒希呂剛直懇切有古引裾風良祐力止汎使懼開釁端忤旨竄斥而甘心焉李浩獨不造秦檜陳橐以呈身為恥文若譏休兵胡沂斥閹宦其清風苦節終始弗渝高宗之世李燾恥讀王氏書掇拾禮文殘缺之餘粲然有則長編之作咸稱史才然所掇拾或出野史春秋傳疑傳信之法然與

宋史卷三百八十八



宋史卷三百八十八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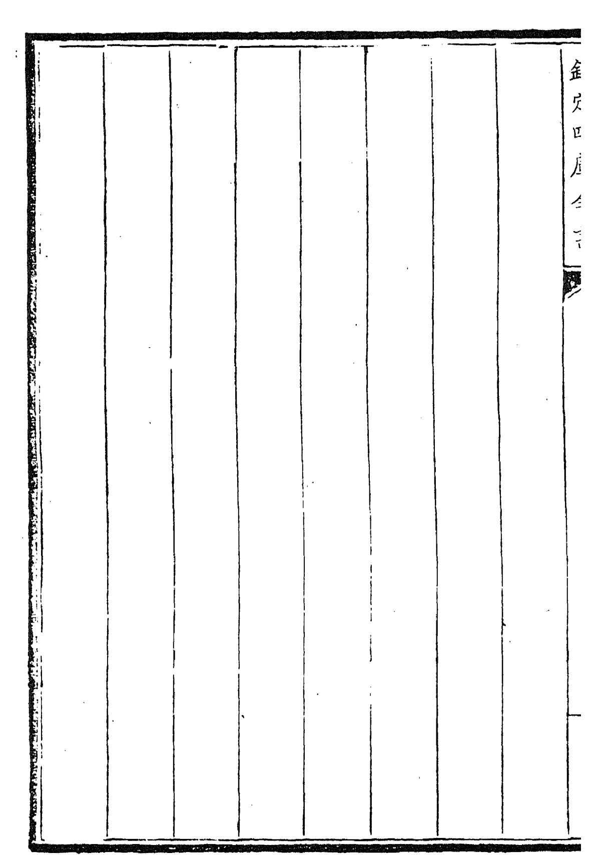
周執羔傳劉義叟○南本作劉義叟

陳良祐傳遷右諫議大夫○臣謙按齊東野語張說奏置酒延衆侍從上許之客畢集獨良祐不至說不平奏臣奉旨而後敢集客陳良祐不至是違聖意也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

宋史卷三百八十八考證

謹案卷三百八十七第十三頁後七行博采兼聽以收其效刋本兼訛無今改

卷三百八十八第十四頁前五行曾未淹歲刋本未訛為據監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鄭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八十九
九十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宋史卷三百八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八

尤袤　謝諤　顔師魯　袁樞

李椿　劉儀鳳　張孝祥

尤袤字延之常州無錫人少穎異蔣偕施坰呼為奇童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宮紹興十八年擢進士

第甞為泰興令問民疾苦皆曰郘伯鎮置頓為金使經行也使率不受而空厲民漕司輸藁秸致一束數十金二弊久莫之去乃力請臺閫奏免之縣舊有外城屢殘於寇頽毀甚衮即修築已而金渝盟陷揚州獨泰興以有城得全後因事至舊治吏民羅拜曰此吾父母也為立生祠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為讀書計從臣以靖退薦召除將作監簿太宗正闕丞人爭求之陳俊卿曰當予不求者遂除衮虞允文以史事過三館問誰可為祕

書丞者僉以袤對亟授之張栻曰真祕書也兼國史院
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郎兼太子侍讀先是張
說自閤門入西府士論鼎沸從臣因執奏而去者數十
人袤率三館上書諫且不往見後說留身密奏於是梁
克家罷相袤與祕書少監陳騤各與郡袤得台州州五
縣有丁無產者輸二年丁稅凡萬有三千家前守趙汝
愚修郡城工纔什三屬袤成之袤按行前築殊鹵莽亟
命更築加高厚數月而畢明年大水更築之墉正值水

衢城賴以不沒會有毀袁者上疑之使人密察民誦其善政不絕口乃錄其東湖四詩歸奏上讀而歎賞遂以文字受知除淮東提舉常平改江東江東旱單車行部覈一路常平米通融有無以之振貸朱熹知南康講荒政下五等户租五斗以下悉蠲之袁推行於諸郡民無流殍進直祕閣遷江西漕兼知隆興府屢請祠進直敷文閣改江東提刑梁克家薦袁及鄭僑以言事去國久于外當召上可之召對言水旱之備惟常平義倉願預

飭有司隨市價禁科抑則人自樂輸必易集事除吏部郎官太子侍講累遷樞密院正兼左諭德輪對又申言民貧兵怨者甚切夏旱詔求闕失袁上封事大畧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關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廩給朘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讞不時報而久繫囚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强暴殺人多特貸命使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即酬價負

販者怨人心抑鬱所以感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莫急於勸分輸納既多朝廷吝於推賞乞詔有司檢舉行之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自南渡來恤禮散失事出倉卒上下罔措每有討論悉付之袤斟酌損益便於今而不戾於古當定廟號袤與禮官定號高宗洪邁獨請號世祖袤率禮官顔師魯鄭僑奏曰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為宋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為宋太宗自真宗至欽宗聖聖相傳廟制

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為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親為徽宗子子為祖父為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為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祔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羣臣集議袠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衆論紛然會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丘取商髙宗實為有證始詔從初議建議

事堂令皇太子參決庶務衮時兼侍讀乃獻書以為儲
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
多出權宜乞便懇辭以彰殿下之令德臺官乞定喪制
衮奏釋老之教矯誣褻瀆非所以嚴宮禁崇几筵宜一
切禁止靈駕將發引忽定配享之議洪邁請用吕頤浩
韓世忠趙鼎張浚衮言祖宗典故既祔然後議配享今
忽定於靈駕發引一日前不集衆論懼無以厭伏勲臣
子孫之心宜反覆熟議以俟論定奏入詔未預議官詳

議以聞繼寢之卒用四人者時楊萬里亦謂張浚當配食爭之不從補外進袞權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侍講又兼直學士院力辭上聽免直學士淳熙十四年將有事于明堂詔議升配袞主紹興孫近陳公輔之說謂方在几筵不可配帝且歷舉郊歲在喪服中者凡四維元祐明堂用呂大防請升配神考時去大祥止百餘日且祖宗悉用以日易月之制故升侑無嫌今陛下行三年之喪高宗雖已祔廟百官猶未吉服詎可近違紹興而

遠法元祐升祔之禮請俟喪畢議之詔可孝宗嘗論人才袤奏曰近召趙汝愚中外皆喜如王藺亦望收召上曰然一日論事久上曰如卿才識近世罕有次日語宰執曰尤袤甚好前此無一人言之何也兼權中書舍人復詔兼直學士院力辭且薦陸游自代上不許時内禪議已定猶未諭大臣也是日諭袤曰旦夕制冊甚多非卿孰能為者故處卿以文字之職袤乃拜命内禪一時制冊人服其雅正光宗即位甫兩旬開講筵袤奏願謹

初戒始敎孜興念越數日講筵又奏天下萬事失之於初則後不可救書曰愼厥終惟其始又歷舉唐太宗不私秦府舊人為戒又五日講筵復論官制謂武臣諸司使八階為常調横行十三階為要官遥郡五階為美職正任六階為貴品祖宗待邊境立功者近年舊法頓壞使被堅執鋭者積功累勞僅得一階權要貴近之臣優游而歷華要舉行舊法姜特立以為議已言者因以為周必大黨遂與祠紹熙元年起知婺州改太平州除煥

章閣待制召除給事中既就職即昌言曰老矣無所補報凡貴近營求内除小礙法制者雖特旨令書請有去而已必不奉詔甫數日中貴四人希賞欲自正使轉横行衮繳奏者三竟格不下兼侍講入對言願上謹天戒下畏物情内正一心外正五事澄神寡欲保毓太和虛已任賢酬酢庶務不在於勞精神耗思慮屑屑事為之末也陳源除在京宫觀耶律适嘿除承宣使陸安轉選郡王成特補官謝淵李孝友賞轉官吴元允夏永壽遷

秩皆論駁之上並聽納韓侂胄以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用應辦賞直轉橫行袤繳奏謂正使有正法可回授不可直轉侂胄勳賢之後不宜首壞國法開攀援之門奏入手詔令書行袤復奏侂胄四年間已轉二十七年合轉之官今又欲超授四階復轉二十年之官是朝廷官爵專徇侂胄之求非所以為摩厲之具也命遂格上以疾一再不省重華宮袤上封事曰壽皇事高宗歷二十八年如一日陛下所親見今不待倦勤以宗社付陛

下當思所以不負其託望勿憚一日之勤以解都人之
惑後數日駕即過重華宮侍御史林大中以論事左遷
袤率左史樓鑰論奏疏入不報皆封駁不書黄耶律适
嘿復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輒奉内批特與書行
袤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禄者祖宗之爵禄壽皇以
祖宗之天下傳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禄而加於公議
不允之人哉疏入上震怒裂去後奏付前二奏出袤以
後表不報使吏收閤命遂不行中宫謁家廟官吏推賞

者百七十有二人裦力言其濫乞痛裁節上從之嘗因
登對專論廢法用例之弊至是復申言之除禮部尚書
駕當詣重華宮復以疾不出率同列奏言壽皇有免到
宮之命願力請而往庶幾可以慰釋羣疑增光孝治後
三日駕隨出中外歡呼兼侍讀上封事曰近年以來給
舍臺諫論事往往不行如黃裳鄭汝楷事遷延一月如
陳源者奉祠人情固已驚愕至姜特立召尤為駭聞向
特立得志之時昌言臺諫皆其門人竊弄威福一旦斥

去莫不誦陛下英斷今遽召之自古去小人甚難譬除蔓草猶且復生况加封植乎若以源特立有勞優以外任或加錫賚無所不可彼其閒廢已久含憤蓄怨待此而發儻復呼之必將潛引黨類力排異已朝廷無由安靜時上已屬疾國事多外衰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乞致仕又不報遂卒年七十遺奏大畧勸上以孝事兩宮以勤康庶政察邪佞護善類又口占遺書別政府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禄大夫衮少從喻樗汪

應辰游樗學於楊時時程頤高弟也方乾道淳熙間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為道學將攻之袁在掖垣首言夫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耻所謂名節皆目之為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狥名必責其實聽言必觀其行人才庶不壞於疑似孝宗曰

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為姦使真偽相亂爾待付出戒敕之袤死數年侂冑擅國於是禁錮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袤為知言嘗取孫綽遂初賦以自號光宗書扁賜之有遂初小藁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嘉定五年謚文簡子棐槩孫焴禮部尚書

謝諤字昌國臨江軍新喻人幼敏慧日記千言為文立成紹興二十七年中進士第調峽州夷陵縣主簿未上撫之樂安多盜監司檄諤攝尉條二十策大要使其徒

相糾而以信賞隨之羣盜果解散金瀜盟諸軍往來境上選行縣事有治辦聲改吉州録事叅軍囚死者舊瘞以穌往往暴骨謣白郡取船官棄材以棺斂之郡民陳氏僮竊其篋以逃有匿之者陳于官詗過其實反爲匿僮者所誣帥龔茂良怒欲坐以罪謣爲書白茂良陳氏獲免茂良亦以是知之歲大祲饑民萬餘求廪官吏罔措謣植五色旗分部給糴頃刻而定知袁州分宜縣縣積負於郡數十萬歲常賦外又征緡錢二萬餘謣乃疏

其獎於諸監司請免之以母憂去尋丁父憂服闋除幹
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遷國子監簿尋擢監察御史奏減
袁州分宜秀州華亭月椿錢謂里居時創義役法編為
一書至是上之詔行其法於諸路民以為便遷侍御史
再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講尚書言於上曰書治道之
本故觀經者當以書為本上曰朕最喜伊尹傅說所學
得事君之道謂曰伊傅固然非成湯武丁信用之亦安
能致治因論及邊事上有乘機會之諭謂曰機會雖不

可失舉事亦不可輕上嘗問曰聞卿與郭雍遊雍學問甚好豈曾見程頤乎謂奏雍父忠孝嘗事頤雍蓋得其傳於父上遂封雍為頤正先生光宗登極獻十箴又論二節三近所當節者曰宴飲曰妄費所當近者曰執政大臣曰舊學名儒曰經筵列職除御史中丞權工部尚書請祠以煥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又辭提舉太平興國宮而歸紹熙五年卒年七十四贈通議大夫謂為文儆歐陽修曾鞏初居縣南之竹坡名其燕坐曰艮齋人稱

艮齋先生周必大薦士及諤姓名孝宗曰是謂艮齋者耶朕見其聖學淵源五卷而得之云

顏師魯字幾聖漳州龍溪人紹興中擢進士第歷知莆田福清縣嘗決水利滯訟闢陂溢綿四十里歲大祲發廪勸分有方而不遏糴價船粟畢湊市糴更平鄭伯熊為常平使薦于朝帥陳俊卿尤器重之召為官告院遷國子丞除江東提舉時天雨土日青無光都人相驚師魯陛辭言田里未安犴獄未清政令未當忠邪未辨天

不示變人主何繇省悟願詔中外極陳得失求所以答
天戒銷患未形上韙其言尋改使浙西役法敝甚細民
至以鷄豚覔榻折產力遇役輒破家師魯下敎屬邑預
正流水籍稽其役之序寬比限免代輸咸便安之鹽課
歲百鉅萬本錢久不給亭竈私鬻禁不可止刑辟日繁
師魯撙節緡盡償宿負戒官吏毋侵移比旁路課獨最
上謂執政曰儒生能辦事如此予職直祕閣農民有墾
曠土成田未及受租者姦豪多為己利師魯奏但當正

其租賦不應繩以盜種法失勸農重本意奏可遂著為令入為監察御史遇事盡言無所阿撓有自外府得內殿宣引且將補御史闕員師魯亟奏宋璟名自廣州道中不與楊思勗交一談李鄘耻為吐突承璀所薦堅辭相位不拜士大夫未論其才立身之節當以璟鄘為法令其人朋邪為迹人所切齒縱朝廷之才寧少此輩乎臣雖不肖羞與為伍命乃寢繼累章論除職帥藩者比年好進之徒平時交結權倖一紆郡紱皆掊克以厚苞

置故昔以才稱後以貪敗上出其疏袖中行之十年縣
太府少卿為國子祭酒初上諭執政擇老成端重者表
率太學故有是命首奏宜講明理學嚴禁穿鑿俾廉恥
興而風俗厚師魯學行素孚規約率以身先與諸生言
孳孳以治己立誠為本藝无異者必加奬勸由是人知
飭勵上聞之喜曰顔師魯到學未久規矩甚肅除禮部
侍郎尋兼吏部有旨改官班特免引見師魯獻規曰祖
宗法度不可輕弛願始終持久自强不息因言賜帶多

濫應奉徵勞皆得横金預外朝廷會如觀瞻何且臣下
非時之賜過於優隆梵舍不急之役亦加賜賚雖南郊
封椿不與大農經費然無功勞而槩與之是棄之也萬
一有為國制變禦侮建功立事者將何以旌寵之高宗
喪制一時典禮多師魯裁定又與禮官尤袠鄭僑上議
廟號語在袤傳詔兄遺留禮信使初顯仁遺留使至金
必令簪花聽樂師魯陛辭言國勢今非昔比金人或强
臣非禮誓以死守沿途宴設力請徹樂至燕山復辭簪

花執射時孝宗以孝聞師魯據經陳誼反復慷慨故金終不能奪遷吏部侍郎尋除吏部尚書兼侍講屢抗章請老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泉州臺諫侍從相繼拜疏引唐孔戣事以留行内引奏言願親賢積學以崇聖德節情制欲以養清躬在泉因任凡閲三年專以恤民寛屬邑為政始至即蠲舶貨諸商賈胡尤服其清再起知泉州以紹熙四年卒于家年七十五師魯自幼莊重若成人孝友天至初為番禺簿喪父以歸扶柩航海水程數

千里甫三日登于岸而颶風大作人以為孝感常曰窮達自有定分枉道希世徒喪所守故其大節確如金石雖動與俗情不合而終翕然信服嘉泰二年詔特賜謚曰定肅

袁樞字機仲建之建安人幼力學嘗以修身為弓賦試國子監周必大劉珙皆期以遠器試禮部詞賦第一人調温州判官教授興化軍乾道七年為禮部試官就除太學錄輪對三疏一論開言路以養忠孝之氣二論規

恢復當圖萬全三論士大夫多虚誕僥榮利張說自閤門以節鉞簽樞密樞方與學省同僚共論之上雖容納而色不怡樞退詣宰相示以奏疏且曰公不耻與噲等伍邪虞允文愧甚樞即求外補出為嚴州教授樞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别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參知政事龔茂良得其書奏于上孝宗讀而嘉嘆以賜東宮及分賜江上諸帥且令熟讀曰治道盡在是矣他日上問袁樞今何官茂良以實對上

曰可與寺監簿於是以太宗正簿召登對即因史書以
言曰臣竊聞陛下甞讀通鑑屢有訓詞見諸葛亮論兩
漢所以興衰有小人不可不去之戒大哉王言垂法萬
世遂歷陳往事自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偏聽姦佞致于
禍亂且曰固有詐僞而似誠實憸佞而似忠鯁者苟陛
下日與圖事於帷幄中進退天下士臣恐必為朝廷累
上顧謂曰朕不至與此曹圖事帷幄中樞謝曰陛下之
言及此天下之福也遷太府丞時士大夫頗有為黨與

者樞奏曰人主有偏黨之心則臣下有朋黨之患比年或謂陛下寵任武士有厭薄儒生之心猜疑大臣親信左右內庭行廟堂之事近侍參軍國之謀今雖總權綱專聽覽而或壅蔽聰明潛移威福顧可否惟聽於國人毀譽不私於左右上方鋭意北伐示天下以所向樞奏古之謀人國者必示之以弱茍陛下志復金讎臣願蓄威養鋭勿示其形復陳用宰執臺諫之術時議者欲制宗室應舉鎖試之額限添差嶽祠減臣僚薦舉定文武

任子嚴特奏之等展郊禋之歲緩科舉之期樞謂此皆近來從窄之論人君惟天是則不可行也遂抗疏勸上推廣大以存國體兼國史院編修官分修國史傳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雄總史事見之嘆曰無愧古良史權工部郎官累遷兼吏部郎官兩淮旱命廉視真楊廬和四郡歸陳兩淮形勢謂兩淮堅固則長江可守今徒知備江不

知保淮置重兵於江南委空城於淮上非所以戒不虞

瓜州新城專為退保金使過而指議淮人聞而嘆嗟誰

為陛下建此策也遷軍器少監除提舉江東常平茶鹽

改知處州赴闕奏事樞之使淮入對也嘗言朋黨相附

則大臣之權重言路壅塞則人主之勢孤時宰不悅至

是又言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人主

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强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

之公議今朋黨之舊尚在臺諫之官未正紀綱言路將

復荆榛矣除吏部員外郎遷大理少卿道州民髙氏以産業事下大理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納厚賂曲庇之樞直其事以聞人為危之上怒立罷世光以朝臣劾御史實自樞始手詔權工部侍郎仍兼國子監祭酒因論大理獄案請有予郡之命既而貶兩秩寢前旨光宗受禪敘復元官提舉太平興國宫知常徳府寧宗登位擢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江陵瀕大江歲壊為巨浸民無所託楚故城楚觀在焉為室廬徙民居之以備不虞種木

數萬以為捍蔽民德之尋為臺臣劾罷提舉太平興國宮自是三奉祠力上請制比之疏傅陶令開禧元年卒年七十五自是閒居十載作易傳解義辯異童子問等書藏于家

李椿字壽翁洛州永平人父升進士起家靖康之難升翼其父以背受刃與長子俱卒椿年尚幼藁殯佛寺深竄而詳識之奉繼母南走艱苦備嘗極力以養以父澤補廸功郎歷官至寧國軍節度推官治豪民偽券還陳

氏田吏才精強人稱之張浚辟為制司準備差遣常以自隨椿奔走淮甸綏流民布屯戍察廬壽軍情相視山水砦險要周密精審所助為多隆興元年春諸將有以北討之議上聞者事下督府椿方奉檄至巢亟奏記浚曰復讎伐敵天下大義不出督府而出諸將況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議論不定縱得其地未易守也既而師出無功浚嘗嘆實才之難椿曰豈可厚誣天下無人唯不惡逆耳而甘遜志則庶其肯

來耳浚復除右相椿知事不可爲勸之去明年春浚出視師椿曰小人之黨已勝公無故去朝廷蹤跡必危復申前說甚苦浚心是之而自以宗臣任天下之重不忍決去未幾果罷監登聞鼓院有所不樂請通判廉州以歸未上召對知鄂州請行墾田復户數千曠土大闢移廣西提點刑獄獄未竟者一以平決之釋所疑數十百人奏罷昭州金坑禁仕者毋市南物移湖北漕適歲大祲官强民振糶且下其價米不至益艱食椿損所强糶

數而不過其直未幾米舟湊集價減十三每行部必前
期戒吏具州縣所當問事列為籍單車以行所至取吏
卒備使令凡以例致饋一不受言事者請下諸道為式
召為吏部郎官論廣西鹽法孝宗是其說遂改法焉除
樞密院檢詳小吏持南丹州莫酋表求自宜州市馬者
因簽書張說以聞椿謂邕遠宜近故遷之豈無意今莫
氏方橫奈何道之以中國地里之近小吏妄作將啟邊
釁請論如法說怒椿因求去上慰諭令安職遷左司復

請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兼請十三事同日報可大

者減桂陽軍月椿錢萬二千緡損民税折銀之直民刻

石紀之除司農卿椿會大農歲用米百七十萬斛而省

倉見米僅支一二月歎曰真所謂國非其國矣力請歲

儲二百萬斛為一年之蓄擇臨安守椿在議中執政或

謂其於人無委曲上曰正欲得如此人遂兼臨安府視

事三月竟以權倖不便解去椿在朝遇事輒言執政故

不悅及是轉對又言君以剛健為體而虛中為用臣以

柔順為體而剛中為用陛下得虛中之道以行剛健之德矣在廷之臣未見其能以剛中守柔順而事陛下者也執政滋不悅出知婺州會詔市牛筋凡五千斤椿奏一牛之筋纔四兩是欲屠二萬牛也上悟為收前詔除吏部侍郎又極言閹寺之盛曰自古宦官之盛衰係國家興亡其盛也始則人畏之甚則人惡之極則羣起而攻之漢唐勿論靖康明受之禍未遠必有裁制之不使至極則國家免於前日之患宦官亦保其富貴門禁宮

戒之外勿得預外事嚴禁士大夫兵將官與之交通上
聞靖康明受語蹙頞久之曰朕亦聞此因納疏袖中以
入最後極言當預邊備如欲保淮則楚州盱眙昭信濠
梁渦口花靨正陽光州皆不可以不守如欲保江則高
郵六合瓦梁濡須巢湖北峽亦要地也以病請祠不許
面請益力乃除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改太平州賜尚
方珍劑以遺既至力圖上流之備請選將練習緩急列
艦上可以援東關濡須下可以應采石年六十九上章

請老以敷文閣待制致仕越再歳上念湖南兵役之餘欲鎮安之謂椿重厚可倚命待制顯謨閣知潭州湖南安撫使累辭不獲乃勉起至則撫摩凋瘵氣象一如盛時復酒税法人以為便歳旱發廩勸分蠲租十一萬糴常平米二萬活數萬人潭新置飛虎軍或以為非便椿曰長沙一都會控扼湖嶺鎮撫蠻猺二十年間大盜三起何可無一軍且以費縣官緡錢四十二萬何可廢耶亦在馭之而已未滿歳復告歸進敷文閣直學士致仕

朝拜命夕登舟歸老野塘上椿年十五歲避地南來貧無以為養不得專力於學年三十始學易其言於朝廷措諸行事皆易之用嶷然有守存心每主於厚尤惡佛老邪說淳熙十年卒年七十三朱熹嘗銘其墓謂其逆知得失不假著龜不阿主好不詭時譽云

劉儀鳳字韶美普州人少以文謁左丞馮澥澥甚推許遂知名紹興二年登進士第抱負倜儻不事生產於進仕恬如也擢第十年始赴調尉遂寧府之蓬溪監資州

資陽縣酒税為梁州榮州掾紹興二十七年有旨令侍
從薦士起居郎趙逵舉儀鳳稱其富有詞華恬於進取
宰執上其名上曰蜀人道遠文學行義有可用者不由
論薦何緣知之前此蜀仕宦者何多隔絶不得一至朝
廷殊可惜也自秦檜專權深抑蜀士故上語及之尋除
諸王宫大小學教授召試館職辭以久離場屋改國子
監丞宰相以其名士遷祕書丞禮部員外郎所草牋奏
以典雅稱孝宗受禪議上光堯壽聖尊號册寶有欲俟

欽宗服除者太常博士林栗謂唐憲宗上順宗册寶在德宗服中不必避備樂而不作可也儀鳳獨上議曰謹按上尊號事屬嘉禮累朝必俟郊祀慶成然後舉行太上皇帝為欽宗備禮終制見於詔書議者引憲宗故事考之唐史自武德以來皆用易月之制與本朝事體大相遠也乞俟欽宗終制檢舉以行則國家盛美主上事親情實稱矣議者雖是其言然謂事親當權宜而從厚竟用栗議儀鳳復爭辨不已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

祕書少監乾道元年遷兵部侍郎兼侍講儀鳳在朝十
年每歸即匿其車騎扃其門戸客至無親踈皆不得見
政府累月始一上謁人尤其傲奉入半以儲書凡萬餘
卷國史錄無遺者御史張之綱論儀鳳錄四庫書本以
傳私室遂斥歸蜀三年十二月輔臣進前侍從當復職
者上曰劉儀鳳無罪可與復集英殿修撰起知卭州未
上改漢州果州罷歸淳熙二年十二月丙申卒年六十
六儀鳳苦學至老不倦尤工於詩然頗慕晉人簡傲之

風不樂與庸輩接故平生多蹭蹬一跌遂不振云
張孝祥字安國歴陽烏江人讀書一過目不忘下筆頃
刻數千言年十六領鄉書再舉冠里選紹興二十四年
廷試第一時策問師友淵源秦塤與曹冠皆力攻程氏
專門之學孝祥獨不攻考官已定塤冠多士孝祥次之
曹冠又次之高宗讀塤策皆秦檜語於是擢孝祥第一
而塤第三授承事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諭宰相曰
張孝祥詞翰俱美先是上之抑塤而擢孝祥也秦檜已

怒既知孝祥乃祁之子祁與胡寅厚檜素憾寅且唱第
後曹泳揖孝祥于殿廷以請婚為言孝祥不答泳憾之
於是風言者誣祁有反謀繫詔獄會檜死上郊祀之二
日魏良臣密奏散獄釋罪遂以孝祥為祕書省正字故
事殿試第一人次舉始召孝祥第甫一年得召由此初
對百言乞總攬權綱以盡更化之美又言官吏忤故相
意並緣文致有司觀望鍜鍊而成罪乞令有司即改正
又言王安石作日録一時政事美則歸巳故相信任之

專非特安石臣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專用己意乞
取已修日歷詳審是正黜私說以垂無窮從之遷校書
郎芝生太廟孝祥獻文曰原芝以大本未立為言且言
芝在仁宗英宗之室天意可見乞早定大計遷尚書禮
部員外郎尋為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初孝祥登第出
湯思退之門思退為相擢孝祥甚峻而思退素不喜汪
澈孝祥與澈同為館職澈老成重厚而孝祥年少氣鋭
往往陵拂之至是澈為御史中丞首劾孝祥姦不在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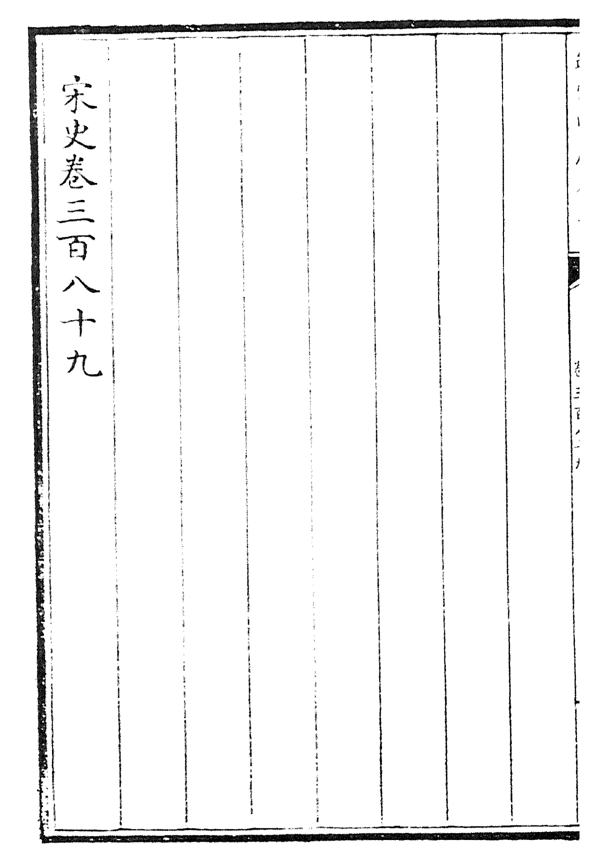
杞下孝祥遂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於是湯思退之客稍稍被逐尋除知撫州年未三十莅事精確老於州縣者所不及孝宗即位復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事繁劇孝祥剖决庭無滞訟屬邑大姓並海囊槖為姦利孝祥捕治籍其家得穀粟數萬明年吴中大饑迄賴以濟張浚自蜀還朝薦孝祥召赴行在孝祥既素為湯思退所知及受浚薦思退不悦孝祥入對乃陳二相當同心戮力以副陛下恢復之志且靖康以來惟和戰兩言遺

無窮禍要先立自治之策以應之復言用才之路太狹乞博采度外之士以備緩急之用上嘉之除中書舍人尋除直學士院兼都督府參贊軍事俄兼領建康留守言者攺除敷文閣待制留守如舊會金再犯邊孝祥陳金之勢不過欲要盟宣諭使劾孝祥落職罷復集賢殿修撰知静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治有聲績復以言者罷俄起知潭州為政簡易時以威濟之湖南遂以無事復待制徙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築守金隄自是

荆州無水患置萬盈倉以儲諸漕之運請祠以疾卒孝宗惜之有用才不盡之歎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年三十八孝祥俊逸文章過人尤工翰墨嘗親書奏劄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但渡江初大議惟和戰張浚主復讎湯思退祖秦檜之説力主和孝祥出入二人之門而兩持其説議者惜之

論曰尤袤學本程頤所謂老成典刑者立朝抗論與人主爭是非不允不已而能令終完節難矣謝諤顔師魯

表樞臨民則以治辦聞立朝則啟沃忠諫各舉迺職爲世師表李椿劉儀鳳言論節概著於行事張孝祥蚤負才畯蒞政揚聲迨其兩持和戰君子每歎息焉



宋史卷三百八十九